

古诗欣赏 |

瓜吟一族

■（四川）刘道平

种瓜

四十年前农二哥
岁无温饱奈谁何！
今朝复作挥锄手
种得东陵瓜满坡

黄瓜吟

一路噙花春到秋
登高不作稻粮谋。
经年佩玉清香在
瓜好何须为傻愁。

苦瓜

身柔心细小黄花，
如玉从来不掩瑕。
命苦更兼名在外，
任他世上笑瓜娃。

丝瓜

爬树立地荒凉有几招？
委身大树向天朝。
顺藤谁把瓜提到，
真个堪称手段高！

路见西瓜

攀藤附蔓着花彩，
轻拍彭彭外更圆。
莫信王婆口头语，
见刀便识有无甜。

南瓜高悬

若个瓜君真逞能，
无梯欲试向天登。
可怜泪洩临渊苦，
依旧不知拉扯情！

种冬瓜

头昂衣翠露芳华，
未必登高结大瓜。
情知人搭天梯错，
何恨长藤向上爬。

大冬瓜

乍见灰头神色无，
厨前君更傻乎乎。
孰知忍得剜心苦，
比干忠魂愧不如！

潮头私语 |

假如还有明天

■（湖北）刘晓星

在二三十岁青春的前线独居，我必须关紧所有的门。任门外桃红李白幽幽逝去，撑一篙希望，逆岁河去捕捞我那温馨而残缺的记忆。

童年，是从地母心壁沁出的一泓清纯，只需轻轻地一品，心中便能留下你湿淋淋的影。那时夏夜的流萤很灿烂，总能在夜的深处将你的童心点亮，于是，我便很认真为你捕捉着天真游戏着纯洁。当我用晶莹的汗珠串连起那些小星星，挂进惬意的微笑。这时，你额头下那两潭空蒙的沾满朝露的闪烁着灵光的眸子。不知什么时候已夸张地紧抿着羞涩，为我的辛劳你呈上了一记温润的亲吻。然后又调皮地呼地打开眼，将心中堆聚的惊恐，没羞地泼洒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冬雪的清晨很文静，总有那冰山雪娃在梦中唤醒我们去踏响原野的宁静。在冰雪的路上手拉着手。你说，我说我们都是拐杖，必需相互支撑。可是我的拐杖呢？在爱的蒹藜中我呼唤着我的拐杖，我的拐杖你可也在寻找我。

当我如一叶轻舟，被那曲“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流行音乐吹进异乡的港口，当我空空的行囊塞满了外面的世界，感觉很无奈时，是你投寄的亲切乡音给了我回归的岸。玉立村头的不再是那个以稚臂勾着我脖子，悬着新奇挂着童趣的小丫头。呵！食岁月精英，小妹，你已出落成一个十八岁羞羞答答的少女！

在草荣荣枯的记忆里，日子许或因行色匆忙而淡忘。你不说，我又怎敢忘记。

不会忘记，你在女伴的面前将我的形象违心地扭曲，曲折的是那份说不出的羞涩。不会忘记，在那个月朦朧人朦朧的夜晚，你是怎样痛苦地将你少女的层层防线在贞洁牌上砸碎后，面对那道生满铜锈麻木紧闭的门。那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惨无人道的转身，一晃，我便输却了今生！

后来，你走了。悄然地走出了我的视线，将你十八岁酣畅淋漓的风景委身于四十岁的暮色里，只留下墙上那框被装帧得很凄迷的微笑，默对我乍暖还寒的情酌！

往事怎堪回首，不回首已叫我梦断情绝。假如还有明天，我知道这是我该上绞架的供词，可我依然期待明天，明天那轮嗜血的太阳，去重圆那被我亲手砸碎的真诚！

潮头地理 |

那是夏日,天气有些闷热,我正举着相机在学校作新闻宣传，突然接到同事通知:“明天,准备好,跟我去布拖沙洛乡老泽村扶贫。”

我有点懵，布拖，那是离我很遥远的地方,虽然它与我的家乡会理同属于凉山,但是从未去过,我们习惯性将布拖、美姑、昭觉、金阳等县称为老凉山地区，在内心深处是将它们划了界限的，以往对它碎片化的了解大多来源于网络、电视、报刊……那些良莠不齐的、经过深度加工的文字、图片、视频,将我对布拖的印象引入了人们对凉山认识的普遍误区,野蛮、贫穷、毒品、暴力等标签化的印记如魔咒般揪扯着我的神经。

那一夜,我是有些失眠的,作为一个写作爱好者的的好奇心与忐忑不安，同时在我的大脑中交替更迭,各种思绪,各种画面,各种虚无的想象,扰得我几乎到凌晨才睡着。

路过昭觉

我们从西昌出发的时候是早晨 8:00,天空飘雨,时急时缓,因为同事吸烟,便开了车窗,烟圈飘出去,雨丝斜进来,凉凉的，催生出无数的“瞌睡虫”来,竟沉沉地睡了很久。等我醒来,车已进入昭觉境内,大大小小的山包绵延起伏，矮矮的灌木丛缩成一团一团的樣子,密密匝匝地挤在山头 and 山坳里。山顶的风明显地变得强劲了,呼啦哗啦啦地响着,将我散着的头发吹成魔女的样子，那些灌木却一点动的意思也没有。

公路边，蹲着五六个彝族老乡，似在等车,都披着藏青色的披毡，只将头露在外面，古铜色的额上刻满沟壑,背篓放在面前,打着“套头”(或许叫包头更贴切)，披毡从脖子那里笼下来,像一座一座的小帐篷。他们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如静默的石刻群雕,眼睛却灵动地注视着公路。我向他们轻轻挥手,他们没有回应我，只是用彝族人特有的深邃目光审视着车窗里好奇的我。

再往前走，就到了解放沟，温度又低了些,穿了预备的牛仔服才敢开窗。“解放沟”，我并不陌生,大学时,常听雷波、昭觉的同学说起，记忆最深的是每年春季开学,他们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经过解放沟来到校园里，满身灰尘，一脸倦容,常说“解放沟下雪了,冷得要死！”“解放沟堵车了,俄得要死！”如今亲历,虽未下雪,却也感受到了它的苍凉与冷厉。

公路是新修的柏油路，房子基本上都是新建的,有平房，也有瓦房,家家户户的门都敞开着,院里院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很多彝族老乡将土豆、野生菌等背到公路边卖,也有的正在往农用车上装肥料和猪饲料，到处一派繁忙的景象，并不是如传说中的彝区遍地是烤黄太阳的醉汉。一个小女孩，七八岁的样子,梳着马尾，穿着红 t 恤、牛仔褲,扛着两根比身体长三四倍的木柴在公路上走。脚上的塑料拖鞋是男式的,藏青色，至少有四十码，她的脚小小地撮在前半截，后半截就那样拖着，“咚哒咚”地敲着走,木柴在她的肩部摇摇晃晃，身体也跟着摇晃,鞋却一直走在脚上！

这便是昭觉,我才只经过它的一角,双足还未沾泥，就已经对它充满敬畏和好奇,它的落后或许更多的是因为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我心里确定地这样想着。因为不顺路,我们并没有进昭觉县城去,经过四开乡,顺着一条河,径直朝布拖方向去了。

走近布拖

布拖又称吉拉补特,是彝语“补特”的音译,“补”指刺猬,“特”指松树,意思是“有刺猬和松树的地方”。这是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引起我无尽的好奇。一路上使劲儿睁大眼睛盯着车窗外,远远近近地搜寻,想找到与这

潮头拾贝 |

站上鹊鸟的翅膀， 银河和我一样安静

(组诗)

■（湖北）秋语

感恩

秋风,习惯把温暖放在低处
远山的白雪寻找归路
我在一棵菩提树下,膜拜光明

太阳炽热,月亮清欢
生命的花开花落,人间的相逢别离
一念感恩
金黄的麦穗就饱满起来

爱恨,生死,伤痛
从枯萎中醒来
所有的生灵都睁开了眼睛

立秋

轻轻的
胸口的温度,掏出别离
挂在唇齿之间
我看见



■（四川）彭万香

古老名字相符的物种与渊源。但是我找到眼睛发酸,也只看到了松树和松鼠。刺猬,却连影子也没有。我只得放弃了寻找。

布拖县境内有一条河——西溪河，它顺着公路蜿蜒前行,或许因为“路痴”的毛病,我只喜欢它一路尾随着我,若即若离,拐过一山又一坳,看见它,心里便无比安稳,不用担心前路渺茫,不用挂念渐行渐远的故乡，只管跟着那“哗啦哗啦”的声音，一路走向远方。

布拖坝子如传说中的一般平坦，绿草茵茵，一望无际,几乎看不到什么高山,紫色的洋芋花儿似原野的精灵，一波一波地荡漾在风里,跳跃在一片绿色里。在一块竖着红牌子的地里,驻村工作队正领着人们忙着装“营养土”育树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挑的挑,装的装，一排一排营养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棵棵小树苗鲜蹦贼地支棱着,晃眼间,似乎核桃、桃子、李子已挂满枝头。

公路两旁，随处可见坐在门前织布的妇女,她们席地而坐,腿伸得长长的,远远的钉一根小木桩,将毛纱的一端缠在上面,卷布轴的一端系于腰间，双足蹬往另一端的经轴并张紧织物，双手灵巧地用分经棍将经纱按奇偶数分成两层，用提综杆提起经纱形成梭口……我看得简直呆住了，我居然看见了纺织史上的活化石——坐在地上的踞织机（又称“腰机”）。我的手痒痒得不行,想要下去,想要亲自去摸一摸,问一问,但是,因为要赶路,只得作罢。

好不容易熬到布拖县城，急于要去布拖工商局找厕所,因为我远近闻名的“路痴”毛病,同事坚持要跟着,怕我找不到回来的路,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一直感动着。上完厕所出来,恰巧看到院子的一角，一位妇女正在织布,那紫色和黑色的混搭是我的最爱，一路欢呼着跑过去,围着人家看了又看,想要一探究竟。同事曾在金阳工作过,生活阅历丰富,我问一句他答一句,告诉我这叫羊毛布,以及如何捻纱、如何织布等等，但是笨人终究是笨人,我看了半天,问了半天，还是没理出个头绪。

回头问同事:“她听得懂汉语吗？我想问问。”

“这里是机关，肯定听得懂嘛！”对于我的弱智问题,他大笑不已。

“这布可以织成百褶裙吗？”我问织布的妇女。

“可以！”她这样答,迷惑地看了我一眼。

“走了！走了！”同事又催我,“你娃儿笨得很,人家跟你说不清楚！”

恋恋不舍地告别织布的妇女,回到车上,我的思绪再无其他，只有那紫色的还未成型的羊毛布。我的脑海里想象着如果有一天我再来布拖，一定要找一个村子，寻一位知己，在她家住一段时间，仔细探寻“腰机”织布技艺的历史,向她学习织布技艺,亲手织一匹紫色的羊毛布,缝成七彩百褶裙,穿上它在绿草茵茵的草地上漫步。

七夕辞

七夕,抱来一团火
天空和花朵,完成一次往事的抒情

日子不会因此改变方向
漫出银河的星星,在血里流动

今夜,月色如水,偶有流星雨经过
与爱有关,与额头的皱纹无关

鹊桥

他不是一座普通的桥
鹄鸟伸展的翅膀
站上去,银河和我一样安静

许多的星星
把爱情植在河畔,天空很空
夜缝缝,有些事物已消逝

太阳沉默,月亮沉默,石头也沉默

茵茵的草地上漫步。

这样想着,梦着,脑袋里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吉拉补特”或许也应该是“吉布补特”的音译吧？“布拖”,这个古老的名字,难道不应该与这传统、美丽的织布技艺关联起来么？

布拖的发展，难道不应该更多地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和产业么？但是我不是布拖人,历史也必须被尊重,那么就让它成为我——一个远道而来的外乡人自创的新解和美好的向往吧。

情迷老泽村

我们到达沙洛乡的时候是中午 11:00,天已经放晴,艳阳高照,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还好早晨偷拿了酒店的鸡蛋，三口两口吃了还是饿。绵哥提醒我吃头天晚餐打包的干粮,我找出那个小塑料袋，三个人分着吃了些花生米和荞粑粑,又继续赶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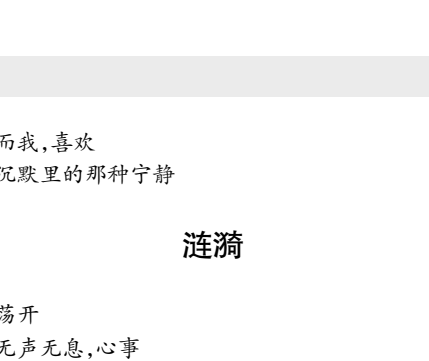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绵哥，他是我们的司机,五十多岁,原本该称其为“明哥”，只因他奶奶彝音重爱将“明”喊成“mian”,大家就习惯性地称其为“绵”了。每一次下乡,总是他给我们买馒头,准备干粮,车技超好,我们因此少挨了很多饿,也多了一路的欢笑,他的工作激情和幽默常让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小伙子。

又走了二十多分钟,就到了老泽村。村头有一条河，我隐约觉得它就是一直跟随着我的那一条，一座小桥横跨在河上,两岸植被茂盛,大大小小的瀑布从山巅倾泄下来,顺着沟沟箐箐汇集到河里,哗啦哗啦地流淌。三三两两的彝家娃娃赶着牛羊散布在树林里，手中拿根随手折来的树枝,吆喝着牛羊,待牛羊乖乖吃草，就盘腿坐在草地上打扑克,或到河边捞稀泥巴拦小水坝。

走过小桥,拐两道弯，就到了村委会。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早已等候在那里，来不及吃饭，同事们就开始开会，商讨相关扶贫事宜，然后又一同前往考察通过土地流转方式筹集到的 200 亩种植无刺花椒的土地。大家站在山坡的至高点俯瞰村落，规划未来无刺花椒的种植,研讨无刺花椒种植的前景、销售



●布拖



●昭觉

而我,喜欢 沉默里的那种宁静	涟漪	趣事
荡开 无声无息,心事 褶皱里,温婉	月光,从高处献过来 湖水唱起了情歌 一朵莲,绽放	墙和雪一样,静的只剩下白 我准备了滴血的手指 等诸神归位,等一支变异的破伤风针剂 屋内谈笑风声过后 夕阳就落下去了
转身,蜻蜓遗落的 吻,在湖心 晕散	面具	
像一堵墙 红的,黑的、白的、青的 色彩不一,却暗藏玄机	一些黑色的词语 从虚伪的缝隙钻出来 偷窥呼吸	
阳光,湿漉漉的		

等潜在问题。我忙着四处找位置拍照、做记录,汗水像雨水般滑落,却无暇顾及。

好不容易看完了土地，大家就跟着村干部前往察看村容、村貌以及新风建设情况。炎炎烈日下,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一路小跑还是要落在后面,追了一截,干脆就不追了，举着相机跟在他们后面四处拍照。

走到一处斜坡，一户人家门前凌散地放着一些石条子,村民们坐在那里午休闲聊,有的坐在石条子上,有的坐在地上,足有二十来个,看着一大群陌生人经过,他们像行注目礼般伸长脖颈张望。我拉长镜头,想要拍下这最真实的彝族人午间生活场景，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配合我。

门前席地而坐的大妈笑咪咪的，豁着两颗门牙,黄色的圆筒线在她手里灵活地转动、捻长,我对她笑,她也对我笑。有两个小朋友围过来，伏在大妈的肩头，怯怯地喊我“姐姐”，又有几个也围过来,喊我“嬢嬢”……我心里一热,赶紧掏背包,还好提前准备了阿尔卑斯糖,吃到糖果的小朋友不再怕我，腼腆地笑着,操着浓重的彝音跟我说“拜拜”“拜拜”，我听着像“baba”“baba”，内心却无比欢喜。

路边,摘李子的大叔,捧着一大捧红李子欲回家,看见我,笑咪咪地问:“你吃李子不？”我拿了四颗,走出一截,听见他说:“这些人也是辛苦！”咬一口无数扶贫人用汗水浇灌的果实,内心涌起无尽的甜蜜。

路边的小花牛，面对我的镜头似是害羞了,扭头,又回头,然后一步步走近我,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它对我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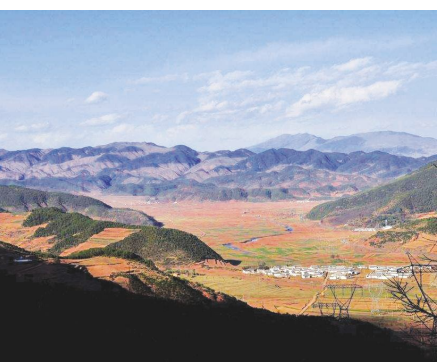
好不容易走回村委会,肚子又开始“叽里咕噜”闹革命,我咽了几口唾沫,没敢开口,扶贫路上,女人的娇气和娇情应该自觉收敛。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驻村工作队员为我们准备好了午餐——清水煮白菜、青椒炒肉、番茄汤,番茄汤里没有加鸡蛋,酸香、清淡的味道激活了我的味蕾，泡在米饭里连吃了两大碗,饿的感觉才彻底消失。4 个驻村工作队员一个也没有吃,就站在那里看着,原来锅太小,饭菜不够,他们要等着重新煮好才吃。我的眼睛莫名地有些湿润，默默地祝愿他们在异乡一切顺利,早日完成使命回家团聚。

要走了，太阳那么暖,树叶儿亮亮地对我眨眼,回望一眼我喜欢的村落——老泽村,美好的祝福留在这里,愿未来不再有贫穷,只有丰收的喜悦、幸福美好的和谐。

回程的路上，又经过村头的小桥,河水明显上涨,流速加快、变猛,那些放羊的彝家娃娃还在那里,有的在河里玩耍,有的追着牛儿满山跑。一对黑色的鹰飞过来,娃娃们欢呼雀跃,挥舞着双臂,“喔！喔！喔！喔”地欢跳着作鹰飞状,那鹰急速地盘旋两圈,直冲云霄。彝家娃娃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它,飘向山巅,飘向山外面的世界。

振翅吧,大凉山！我在心里说。野蛮、贫穷、毒品、暴力不是你的标签,污名化不应该被固化！趁着晴天,迎着风,向着太阳,勇敢地飞翔吧！在未来的某一天,冲向云之巅,抖落一身尘埃,让世界看见神秘、美丽、富饶的大凉山！



●昭觉

将残缺的图案置于暗处
我看不穿这夜的黑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潮頭文學